

编委会名单

主 任	孙明山		
副 主 任	张 英	王 民	
委 员	沈长吉	孙庆永	王庆丰
	刘振操	王新新	初兴佳
	井晓光	刘长江	张东升
主 编	井晓光	初兴佳	
副 主 编	刘长江		

前 言

1931年，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从此，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悲惨生活。侵略者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，残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，东北大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

主权沦丧，人民遭殃。不堪受奴役的东北人民从“九一八”事变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，他们以中华民族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赴后继、不屈不挠的斗争，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后人的诗篇。

当年侵略者的暴行留给东北人民的是永久的耻辱，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所犯

下的滔天罪行，讴歌东北儿女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，扩建“九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，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弘扬民族精神，激励后人勿忘国耻，振兴中华，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。

目 录

前 言

沈城上空的阴霾	(1)
柳条湖的爆破声	(39)
沈阳城的沦陷	(79)
白色恐怖下的沈阳	(119)

沈城上空的阴霾

1931年，夏秋之交，中日关系日趋紧张，沈阳的上空，阴云密布，在日本人占据的奉天驿（即今沈阳站）内，每天都有形色匆匆的日本军人经过。天气虽然有些酷热，但日本军人冷酷着脸，高傲地扬起头颅，不屑地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身旁的中国人……

自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炸死不肯驯服的张作霖后，东北就暗藏着危机。1928年12月29日，集家

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学良，不顾日本的诱胁，断然宣布东三省易帜，打碎了日本吞并东北的迷梦。此后，中日磨擦不断升级。1931年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相继爆发，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，大肆渲染，东北局势，顿时险象环生；沈阳——当时东北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已风雨满楼。

沈阳，这座关东的名城，曾饱受历史的沧桑。近代以来，俄、日在此争相扩充势力。1903年，随着中东路南满支线的开通，沙俄即在沈阳强划“铁路附属地”。1905年，日俄战后，“铁路附属地”被日本霸占，改称“满铁附属地”。由于沈阳是当时奉系军阀的统治中心，在东北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所以日本不仅在此极力培植殖民侵略势力，还一直将其视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突破口。

早在1916年，日本策动第二次“满蒙独立运动”时，就企图以武力攻占沈阳，将满蒙从中国领土上彻底分离出去。1928年，日本又在沈阳制造皇姑屯事件，炸死张作霖，图谋借此解除东北军的武装，一举侵吞东北。现在，到了1931年，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，日本国内再次叫嚷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，沈阳又一次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之下。

对于沈阳人来说，1931年伊始，战争的火药味就已非常浓烈，关东军驻沈部队，围绕沈阳城，多次进行实战演习。炮弹的呼啸声，在空阔的原野中穿梭；邻近的村庄，一片寂静，大门严严实实地紧闭着；家畜和飞禽，也惶恐地钻入自己的窝巢，不敢闹出半点声响；一支支日本小分队，时而奔袭，时而扫射，狂笑和呐喊声，不绝于耳。

到了9月初，日军更加猖獗，第二十九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，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，对北大营、兵工厂和沈阳城，进行多次围攻演习：

9月2日至5日，关东军在文官屯、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、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；

9月8日，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，作攻城演习，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；

9月14日至17日，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，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。

这些日子，沈阳人的耳边，尽是浓浓的枪炮声。北大营南卡子门外大街，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。街两旁的店铺，关闭着门，一双双惊恐的眼睛，从门缝中胆怯地向外窥探。北大营和兵工厂周边的街巷，不时有三两个日本兵横行在那里，

驱赶着惊慌失措的人们。城内，大家也提心掉胆地看着天空，深恐有什么天外横祸降临。

在“满铁附属地”，日本的侵略势力更为嚣张。这个“国中之国”，经过日本二十余年的经营，已大为拓展，东到今和平大街，南到今南五马路，北部和西部已越过铁路。在这个包藏着丑恶的阴暗地，日本设置了众多的殖民侵略机构，盘驻在这里，时刻瞪视着沈阳。现在，风云突变，时局危急，这帮群凶，又死灰复燃，叫嚣呼号，肆无忌惮。附属地已是险象丛生，一个个吞噬东北的阴谋在这里酝酿产生。

这些时日，设在“满铁附属地”的“警察署”和“宪兵队”，异常忙碌起来。从清晨到深夜，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进进出出，铁青着脸，一声不吭。在附属地与商阜地的交界处（今和平大街），密实的铁丝网，压得行人透不过气来。那里的日警，荷枪实弹，杀气腾腾，严密注视着商阜地上低着头、憋着气行走的中国人，有胆敢向附属地肆意张望的，一经发现，即行拦截，稍有不慎，便遭拘捕。9月17日，更有两个猖狂的日警，强行闯入北大营，将电线切断，其气焰之嚣张，无以形容。

附属地的奉天特务机关和城内的满铁“奉天公所”，这时也四出行动，收集情报，探听东北

和沈阳地方当局的动态，进行间谍特务活动。就连住在沈阳的日侨，也蠢蠢欲动，在附属地内，聚结团社，滋生是非；一些不法日商，趁机私贩军火，扰乱地方；日本浪人也大肆骚扰，欺诈骗民众。

9月17日傍晚，一大群在乡军人臂缠黑纱，手持传单，迎着黄昏的余光，齐聚奉天驿“忠魂碑”前，那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躁动不安，不时就可看见几个身着和服，腰系黑带，手持武士刀的浪人，在那里摇摇晃晃，更有一些身穿军装，头戴鸭舌帽的军国主义分子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满脸的神情激昂，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，拥挤到一块儿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狂傲和兴奋，面对着“忠魂碑”，大喊大叫，呼出的成团的热气，在空中飞舞。

太阳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滑向了天边，天色也渐渐暗淡下来，一朵乌云从东边的天际慢慢移了过来，奉天驿广场上的人群，越聚越多，嘈杂声、辱骂声和怪叫声，掺杂在一起，一直闹到深夜，邻近居住的中国人，也隐隐约约听到几阵喊声：

“打倒张学良！”

“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！”

.....

二

这日益紧张的东北局势，无疑给日本军部添加了一剂兴奋剂，因为他们太希望拥有这片土地了。在日本军方看来，以鸭绿江、图们江、乌苏里江、黑龙江、大兴安岭、燕山山脉为线的满蒙地区，不仅地域广阔，富饶美丽，而且“自成一战略据点”，帝国据有满蒙，不仅可抵御苏联势力南下，保卫朝鲜，而且可威慑中国，在对美作战上，也是极为巩固的后方战略基地，满蒙实在是日本国防的“生命线”，怎可弃之于他手呢？

现在，机会终于来了，怎不令他们欣喜若狂？但是，日本军部的那批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，还是强行捺下了心头的兴奋，开始秘密策划武力解决满蒙的阴谋。

1931年4月14日，南次郎就任日本陆相，这位激进的军国主义分子，在上任不久，就制定出《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》，决定分三步解决满蒙问题：首先打破现状，然后建立亲日政权，最后过渡到由日本占领。

6月11日，在关东军的建议下，日本军部又秘密设立省、部核心会议，以解决满蒙问题。该会议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任委员长，

由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、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长山胁正雄、欧美课长渡久雄、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任委员。建川美次和他的同僚，在接到命令后，就开始进行连续不断的紧张谋划，到 19 日，他们终于完成了《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》，该大纲对解决满蒙问题，提出了详实的方案：

（一）关于缓和张（学良）政权的反日运动，以外务当局的交涉为主。

（二）但是，如果反日运动变得激烈，则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。

（三）陆军大臣通过内阁会议，军务局和参谋本部情报部通过外务省有关局课的联系，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反日行动的实际情况，事前采取周密措施，以便万一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时，能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，不致引起各国的反对并施加压力。

（四）关于采取必要军事行动时所需兵力及其行动应如何指挥，由参谋本部拟定方案。

（五）为谋求国内外的谅解而采取的措施，力求在一年内即于明春以前生

效。

这样，日本军部就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的方针，以及相关的舆论宣传和作战方案的拟定，满蒙这块鲜美的肥肉，行将被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所吞食。

满蒙，即今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。这个有着辽阔的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，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，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，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侵略势力，1927年，日本田中内阁又制定了“惟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满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支那”的基本国策。满蒙作为日本政府确定的首要侵吞对象，已然是危机四伏，动荡和不安时刻伴随着它，日本军刀的霍霍声，一刻也没有消停。

现在，日本军部终于扬起屠刀，要以武力侵吞满蒙了！

日本军部在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的方针后，就急不可待地进行了大规模地军事调动和人事安排：

1931年三四月间，日本军部将驻仙台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，设司令部于辽阳。

7月1日，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调一个师团常驻东北。在旅顺、辽阳、沈阳、公主岭、

长春集结重兵。

8月1日，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，统率日军驻南满部队。

8月下旬，日本军部又运送飞机30余架，存放于苏家屯车站。

9月7日，陆军省密令东北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分赴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报到。

……

日本军部的魔爪，已悄然伸向满蒙，东北的大好河山顿然失色。日本军部精心编制的罗网，正慢慢向东北的上空散去，辽阔宽广的东北大地，骤起风云，阴风怒吼，草木生悲。

可是，这一切，在日本军方看来，还远远不够，为了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，给满蒙以致命一击。日本军部又煞费苦心，对驻朝日军，进行了重新部署：

8月8日，日本军部将第16师团5000人调往朝鲜的忠清南道、庆尚北道、全罗南道，将原驻该地的第19、20师团分别移驻鸭绿江、图们江沿岸。

9月12日，日本军部又决定向朝鲜增加2个师团。

朝鲜，这个与满蒙毗邻的地区，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也骤然紧张起来。在日本军方看来，朝

鲜不仅是“刺向日本心脏的一把短刀”，也是阻隔沙俄势力南下的屏障和进击大陆的跳板，这一战略要地早就被日本军方所窥视。早在 1867 年，日本就图谋侵占朝鲜，其后，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，日本先后屏除了中、俄在朝鲜的势力。1910 年，日本正式吞并朝鲜，取得了这一“渡满桥梁”。在日本的长期经营下，朝鲜不仅成为日本遏制苏联势力南下，进击中国东北的前沿阵地，同时也是日本经营大陆的后方战略基地，盘踞在这里的驻朝日军，也成为关东军最强有力的后援，他们串通一气，遥相呼应，对满蒙早就虎视眈眈。现在，日本在朝鲜屯集重兵，兵锋所向，直指满蒙。

满蒙，顿时风云突变。

日本军部的弓弩，已然拉开。

三

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，自然也不甘落后，这支侵略满蒙的凶残之师，早就图谋侵占这片土地。早在 1912 年和 1916 年，关东军就先后两次策动“满蒙独立运动”，企图将满蒙从中国领土上彻底分离出去，其后，他们又于 1925 年阻击郭松龄反奉部队，1928 年更疯狂地炸死张

作霖。东北，这一中国人民拥有主权的地方，却任由关东军肆意驰骋，任意践踏，东北人民从事的正当事业，动辄被指责侵害了其殖民利益而横加干涉，就连中国的统一事业，它也指手画脚，极力阻挠，就在1928年底，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，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，关东军看到这有碍其侵吞满蒙，就撕破脸皮，跳将出来，屡屡兴风作浪，极力渲染东北危机。东北，就这样处处受困，步步维艰，在关东军的压逼下，没有一丝气息。

现在，到了1931年，形势更加紧张，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相继爆发，点燃了关东军积蓄已久的怒火，这股压抑在胸中的无名之火，早已憋得关东军无法忍受。现在，得此机会怎不令它手舞足蹈，欣喜若狂？他们心中充溢着兴奋，整个脸庞红胀着，扭曲着，一双双血红的眼睛，恶狠狠地瞪视着满蒙，恨不得一口吞将下去。

如此嚣张丑恶，在东北无法无天的关东军，自然大有一番来历，早在日俄战后，日本就从沙俄手中攫取到在“关东州”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驻兵权。1907年，日本军部正式成立“满洲独立守备队”，即“满铁守备队”，守备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，同时还派出1个师团驻扎在东北南部，设司令部于辽阳，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管